

真情流淌

父亲的春天

◎郑玉超

父亲如一颗干瘪的种子,在初春的风里日渐消瘦,再没有年轻时的光泽。那时,他浑身上下,透着青春的活力。可转眼间,父亲垂垂老矣,我的心里满是酸涩。

不知不觉间,河岸边的垂柳冒出了尖儿,河水变得澄澈透明,鸟雀们的叫声里满是喜悦。父亲佝偻着背,轻声咳嗽,像怕惊醒什么。青蛙还是被惊醒了,从池塘里探出头,“呱呱呱呱”叫起来。

父亲望着眼前黑油油的土地,很

想挽起裤脚,昂首挺胸,赤脚踏在酥软和煦的泥土上。便是这样,又能如何呢?年轻时他站在犁耙上,一甩鞭子一声吆喝,水牛一激灵,精神抖擞,奋蹄向前,那乌黑发亮的泥土在耙齿下渐渐变得细碎平整,韵味无穷起来——它可是为了迎接生机勃勃的春天,养精蓄锐了一个寒冬啊!

那时,父亲像一个将军,犁完地后,插着腰,立在田头,眼睛里盛开出五颜六色,满目金黄的麦子,金灿灿的油菜花,沉甸甸的玉米棒,漫漶出

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丰收景象来。包产到户后,土地像是父亲的命根子,他不曾昼夜,在土地上精雕细琢。

爷爷心疼地念叨,“地都是一样的,用不着天天盯着,你能看出花来?”父亲只是笑笑,照样天不亮就起床,地里的庄稼不紧不慢地长着,并不因他的“视察”而加快脚步。可他依旧起早贪黑,精心侍奉着土地,不敢有半点马虎。

如今,父亲老了。他站在春风里,弯下腰去,轻轻抓起一把泥土,

像要握住一个梦,然后缓缓松开手掌,黑油油的泥土从他的指缝里飘洒下来,酥软而温润。

读中学时,放了暑假,父亲就会让我去稻田里拔草,那些可恶的稗子拔了一茬又一茬,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像是和人较着劲。我抱怨天气太热,父亲脸一沉:怕苦怕累,你喝西北风去。我只好轻声嘟囔着,弯下腰,跟在他的身后继续拔草。

秋收时节,望着金灿灿的稻

穗,父亲乐得合不拢嘴,对我说:怎么样,现在知道过去的苦没白吃吧?他像个布道者,指着满地的金黄,宛如找到了分量十足的真理。

我望着眼前白发寥落、腰弯如弓的父亲,百感交集。春风里,他又一次抓起泥土,顺着阳光张开手掌,任黑色的泥土纷纷扬扬。他就像当年养育我一样,还在用心侍候那一片黑土地。我知道,他还在期盼着,每一寸黑土地都能长出沉甸甸的希望来。

性情中人

楼下有位弹筝的少年

◎王珍 文摄

筝声一直在响着,在的的笃笃的装修敲墙声中辟出了一方纯净出世的境界。

我不知道那是《高山流水》还是《出水莲》,筝声直接将我带入了李商隐的《锦瑟》中。只是美好的情景不再只是虚幻的梦境,而是一幅飘逸灵秀的弹筝实景图。

这是一个暮春初夏的早晨,我透过洒满阳光的玻璃幕墙,看到楼下绿草坪上,一树开满了白花的绿叶花阴间,有人在弹古筝。筝声清澈如水,纯净如水。每一挑、每一拨,都有一种天赋异禀,多愁善感,锐敏幽幽散发开来,慢慢地、一圈一圈地荡漾着,完全覆盖了俗世中的他本人。

行云流水般的筝声,是轻风拂过含笑花瓣的声音,是清泉淌过萋萋蒹葭的声音,是阳光洒落在树叶缝隙间的声音。温柔、清新、明亮、含蓄,潇洒飘逸却又纯朴高雅。让路过的脚步急不起、躁不得,心情变得柔软曼妙。

弹筝人的手指张扬着一种柔美的力度,那是蘸着浓郁的中国古筝文化和厚实的专业理论素养的指尖,娴熟灵巧地在弦上抒写出的一种空灵、神奇的意象,饱含着经典的中国式美学,承载着中国人雅致的情感审美,是一种独特而深邃的中国符号。

我推开窗子,铮铮的乐音奔涌而来,不可阻挡地穿越、发散、渗透,仿佛他的心灵在大自然中纵情绽放,如一片肆意怒放的似锦繁花。美好而从容的年华,丰满的生命张力,人生的感慨和赞美皆融于筝声中。细细品味其中的意蕴,却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

一曲终了,他收起筝,走了。留下那树白花风中窃窃私语,如古筝余音切切,回味无穷。

我完全被拽入了另一个世界,耳边全是易安在乍暖还寒时节的声声叹息,满眼都是薛涛写在浣花诗笺上娟秀的小楷。我的心弦不由分说地被撩动了,很久没有如此感动过。情不自禁坐在电脑前,却许久敲不出一个字符。

弹筝的人是住我家楼下的韩建勇,虽然邻居四五年,但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两句以上完整的话,连名字都是从小区的微信群里得知的。因为生活中的他是羞怯的、木讷的,还带着一种莫名的惊悚。

记得妈妈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说过这位“楼下的男生”,每次经过他家门前,妈妈主动问候“你好”时,他总是“啊”地脸红着闪身躲进家门。要知道,我妈就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呀,他却像小白兔看见了大灰狼。我也曾经在一个月天,看到正在我家南窗前攀树采香椿的他,我开窗轻轻地打了一个招呼,他却像一只受惊吓的小鸟,险些从树上掉下来。

很难想象,这位大学和研究生所学的专业都和古筝无关,却自学成为知名的古筝艺术家韩建勇,这位在杭州运河畔开古筝馆授徒已经十余年的山东人韩建勇,这位在业内颇有建树、在国内较有影响的专业期刊上发表古筝研究文章多篇的韩建勇,这位中国音协古筝协会会员、杭州传统文化促进会国乐委员会副会长韩建勇,在各种文化活动中、交流会上,在电视、相机镜头前,在学生中,是如何潇洒自如、刚柔并济、娴熟地弹奏出一曲曲细腻深沉、舒缓流畅的古筝曲的。

“本来早上想偷偷拍一个小视频,不想家里做装修的师傅来了,我妈也来了。只好把琴搬到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弹。”韩建勇在微信群向悄悄聆听、并用长镜头拍下他弹奏照片的邻居们解释。

以前只是听到他家常有筝音传出,虽然清脆悦耳,但终究不知道是有人在弹奏还是在放录音。而在亲眼目睹他挑弦一曲后,才知道这位擅长于用手指抒情的韩建勇是和平时完全不一样的韩建勇,就像一株深谷幽兰,开成了一树缤纷的紫丁香。从此,我走在家中的地板上,就像踩在音乐上,走路时会轻一点再轻一点,不忍践踏了那首首唯美悠扬的曲子。

虽然80后韩建勇已经走近不惑,但我依然说他是少年,不是因为他的年纪,而因为他弹筝时的那份纯净,恰似他17岁那年初次抚琴的样子。筝人韩建勇,依然像当年向诸城派古琴传人高培芬、山东派著名古筝演奏家韩庭贵学琴的样子,谦虚、勤奋,他的心灵从来没有染上过风尘。



在家门前弹古筝的韩建勇。

书人茶话

鲁迅作品过时了吗

◎林椿

据媒体报道,鲁迅等一些老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正淡出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换上了他人作品。而据我的观察,鲁迅先生的作品不但淡出了中小学语文学课本,也仿佛慢慢淡出了人们的阅读书目,这不由地使我想起小时候以及青年时代是怎样读鲁迅作品的。

其实我最早读到的鲁迅作品,就是课本上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甚而我们玩的内容,也与先生当年玩的相仿。儿时的玩伴,几乎个个都会爬树、捉虫、斗蟋蟀、摸鱼虾。升到初中,读到《故乡》《阿Q正传》《祥林嫂》等,既喜欢上西瓜地里的小英雄闰土,神往于海边的美景,也真心为祥林嫂难过。到高中时,所选课文都是先生论战的杂文,知道了陈西滢、梁实秋等人,只觉得有点乏味、骂人厉害。

到了青年时代,由于所学专业缘故,开始大量阅读先生作品并进行了一些研究,越读越觉得先生的博学、深刻和伟大。直到现在,先生的作品仍是我的床头书,时时诵读,温故而知新。

先生一生著作颇丰,在他55年的生命中,他创作了18卷共约700万字的各类作品,有小说、诗词、外国作品翻译、学术论文、散文、杂文等,其中最具有战斗精神、最体现先生个性的,是他的

散文。我以为,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了先生“批判社会,唤起民众”的良苦用心,并真切地希望中国能摆脱困境,走向民主、自由、富强。

用今天的话来说,先生绝对是当年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敢说真话,面对权贵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一支“金不换”笔把政客、军阀的丑陋肮脏揭露得淋漓尽致,把软骨文人的表演刻画得惟妙惟肖,把帝国主义伪善的画皮统统剥去,但对善良勤奋、却又愚昧落后的劳苦大众,又寄予深深的同情。一个社会,离不开清醒者和批判者,他们是社会的正义和良知。

先生其实并不总是板着脸孔,他的许多诗文都体现了他的渊博、幽默和情怀。对待孩子,他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待朋友郁达夫,他写诗劝阻:“坟坛冷落将岳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对国民党所谓的保护文化,他说:“闻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对待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他郑重庄严地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先生的精神永存,他将与我们同在。



杭州西溪源村即景 郭建生 摄

笔随心动

裸足

◎赵鲜敏

一直很怀念小时候。春夏秋冬,只要你够耐穿,就可裸个足,在乡村四下里行走,自由欢快的模样。

随着岁月变迁,又加之搬迁到了镇上,裸足似乎成了一种粗俗且不文明的奢侈。生活的如常里,总得以着袜的端正模样示人。唯有在家,才能在私密的地儿裸足,却也只有在离土壤更远的木板与生硬的地砖上上过过瘾罢了。设若某天,我裸个足逛荡于街头巷尾,我敢打赌,定会引来很多异样的目光甚至于流言,不是作死,就是疯癫。

但,当想至“做个认真的人,做个有趣的人,做个自在的人”,我还是要为自己的喜欢找一些理直气壮的理由。比如说,夏天的雨最是无常,总是毫不犹豫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从不给人缓释的余地,而我乐得如此。从不为“风雨欲来风满楼”做任何未雨绸缪的事儿,“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出门我是故意不带雨伞,也是故意穿个易湿的布球鞋,一切正中我的下怀,有了风雨里撒野撒欢的好借口。却不料,当我真个挽起裤腿,拎双鞋子,裸足而行之时,仍是理直气壮不起来,引得一些不明就理的路人注目,或一脸的惊讶好奇,再或好笑的疑惑等。但一切都是值得的,那种脚底板与活色生香的土壤及花草草草贴贴的感觉,似心连着心于大自然的怀抱,不知有多么地赤诚、通畅与开阔。

近段时间,读贾平凹的作品,觉得他的文字虽倾向于生活的通俗,却又是思辨耐读的。贾平凹的文字,是即便你趁与人聊天的空隙也能轻易读进去的,是那种平易近人的朴实。读时,总不自觉拿他与余秋雨来比。余秋雨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博古通今,熟稔历史考证,要读好他的书,必得先让人全神贯注。倒不是说

余秋雨不好,正所谓“风格是生命的外化,语言是情操的内涵”,感觉余秋雨是善写文化散文,而贾平凹擅擅长写生活散文。截取贾平凹《笑口常开》中一个片段:“陪领导去某地开会,讨论席上,领导突然脖子发痒,用手去摸,摸出一个肉肉的小东西,脸色微红旋又若无其事地说:‘我还以为是只虱子哩!’随手丢到地上。我低头往地上瞅,说‘噢,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哩!’会后,领导去风景区旅游,而我被命令返回,列车上买一个鸡爪边嚼边想,不禁乐而开笑。”或许,这些个人主观的看法,其实是与我喜欢唯美且有限的见识有关。

贾平凹,确实是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浙浙的光阴,能读着他陶陶似抽抽的文字,尔后又自顾哈哈大笑一番,哪管旁边有人没人。

这番有趣,足不裸,真也无妨了!

微型小说

便衣女警

◎边庆祝

夜色如墨泼向远处,月亮不时从云层里探出头来。

一辆出租车在道路上疾驰。后排座位上一头卷发的男青年,不时偷瞄一眼前排座位五官精致、长发披肩、浑身飘散着浓郁香味儿的漂亮女司机。在经过一段林间小路的时候,男青年突然厉声喝道:“把车停下!”

嘎吱!出租车紧急刹车。漂亮女司机哆哆嗦嗦地问:“为啥停下?”

“这个还用我说吗?难道你没听说过,最近有漂亮女孩接连被强暴的故事?”男青年淫笑着说。

“你……你就是那个连环色魔?”

“没错!”

“咯咯咯,咯咯咯……”漂亮女司机突然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看来,我的辛苦没有白费,终于等到你现身了……”

“你……你是便衣女警?”这回轮到男青年紧张了。

“没错!”

“天呐!”男青年一边抽打自己耳光,一边心惊胆战地说:“原来是警察姐姐啊!都怪我有眼不识金镶玉,都怪我一时起了色心,我一定配合警察姐姐到公安局……但我需要澄清的是:刚才只是在吹牛,我只是初犯,并不是什么连环色魔!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让你害怕,使你乖乖就范……”

一路颠簸,漂亮女司机终于驾车将男青年带到了公安局,当她把男青年交到警察手里的时候,突然身子一软,随即瘫倒在地……

“姑娘,听那个男青年介绍说,你是便衣女警?”

“请问,你是哪个分局的?”

漂亮女司机苏醒过来后,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警察大哥,警察大姐,我是在骗他!我以前是学表演的,在遇到危险时灵机一动,这才成功扮演了一回便衣女警!”

难忘记忆

荣达的腔调

◎李志铭

那年初夏,我正坐在北京中央电视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咚咚咚”,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一口浓浓浙江口音的普通话随着门缝飘了进来:“是李志铭吗?”来者是一个穿着大背头,天庭饱满,戴着宽边茶镜的中年人。听此语音,我便断定此人正是李近朱老师说起的沈荣达。

当时,我是被上级一纸通知召到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美其名曰实习。几天后,著名编导李近朱从国外回来了,李老师予以电视创作方面的指导帮助,至今令我敬佩。他编导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庐山》等系列专题,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是那个时代中国纪录片创作的标签。那天,李老师告诉我,有一位在央视工作多年的亲密搭档沈荣达,过几天回来后就让他来找我。

沈荣达是浙江桐乡乌镇人。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从北京广播学院

新闻学(电视)研究生班毕业后,一直活跃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一线。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明显地感觉到,沈荣达不是个在中央台“打工”的一般人物。虽然他已过了不惑之年,但是却有着年轻人也难得的创作激情,脑海里装满了七彩世界。了解荣达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是一个既热情奔放又传统守旧,既成熟睿智又天真单纯的人。

那一年,电视台决定选派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外派锻炼。当时,沈荣达是领导眼里最合适的人选。可就在此时,他收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对于从农村出来的沈荣达来说,上大学是他人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艰难的选择中,沈荣达的天平倾向了大学。这时电视台决定,上大学的一切费用由他自己承担。多年后,他在向我诉说时依然是那么激动:“新闻部那么多记者都不行吗?我上大学不也是为了更好地报效国家,难道有错吗?”

他考取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生班,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一批电视新闻研究生。大学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长期借调在中央电视台。也许他认为,只有在最高的电视舞台上,才能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得以充分发挥。“台里对我另眼相看,我更要干出一番事业让他们看看!”在90年代一番事业的沈荣达就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

在电视策划、编导、摄影等方面,荣达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先后编导拍摄了《大京九》《夏衍》《傻子沉浮录》等许多有社会影响力的电视纪录片。他撰写的由中央电视台出版社出版的《电视航空摄影》,是我国第一本电视航空摄影专著。

也许人们以为,这样一个对电视艺术创作充满激情的编导,个人生活一定也非常丰富和浪漫吧。

在北京与他共处的那些日子里,荣达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了他的罗曼史。早年,在电视台当新闻记者的时候,有过一个教音乐的女友。可就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友去了日本。初恋的打击,在沈荣达的心里刻下了一道伤痕。很长一段时间,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复回味着收音机里女友弹的《命运交响曲》,荡漾在追忆情感的世界里。此后,许多热心人给荣达张罗过婚事,其中也不乏优秀女士,但他似乎与她们无缘,坚持着自己的择偶标准。

一天下午,荣达打来电话,说有急事与我商量。见到他时,我大吃一惊,原本面色丰满、乐观开朗的荣达,此时却是那么憔悴消瘦。

我终于明白荣达结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他的手上、脸上都有被指甲抓破的痕迹。这是他们夫妻多次争吵留下的纪念。

离婚后的荣达全身心投入到了电视事业中,并且获得了教授级高级编导职称。春华秋实,功成名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本该是坐着行云,笑谈人生的时候,可荣达不这么想。“现在是我人生最好的季节,我一定要抓住青春的尾巴。”挣脱了家庭束缚的沈荣达,此时已听不进任何声音。他在人生的海洋里,奋力划向自己的彼岸。

淅淅沥沥的一个雨夜,我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荣达走了!在宁波四明山革命老区航空拍摄时,飞机不幸触碰到高压线,机上人员无一幸还。听罢,我一阵胸闷,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眼前晃动的全是荣达的腔调。

为了荣达,我难过了一个秋天。